

陳丹青 归田十年 油畫速寫 2000-2010

陳丹青 歸國十年 油畫 速寫 2000-20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归国十年：油画速写，2000-2010 / 陈丹青著.

— 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1.1

ISBN 978-7-5495-0272-1

I. ①归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绘画-艺术评论-中国-文集

IV. ①J205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48219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：541001

网址：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：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：010-64284815

小森印刷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
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开发区浙温工业园1号 邮政编码：102605

开本：965mm×635mm 1/16

印张：15.25 字数：40千字 图片：210幅

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69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感谢这十年为我枯坐的各位模特，尤其是，裸体模特。

题 记

几天前，我的画展结束了。开展时出了同名画册《归国十年》，现在编这平装本，价格低，图片扩增，文字部分添了近两万，读者或许有兴趣看看吧。

那增添的长文，是为老同学杨飞云策划的群展《回到写生》与《面对原典》所写，本月初，两项展览同时在中国美术馆和油画院美术馆推出了——写生、临摹，皆是行内长期不予一顾的事：至少，留欧留苏两代画家在法国、比利时、俄罗斯临摹经典的作品，八十年来从未展出过。我们煞有介事的美术圈可曾惜护过、清理过这段短暂而被淹没的历史吗？关于写生、关于临摹，我是有心得也有话说的。

我久已不愿谈论绘画，也不办展览，不出画册。如今世面上的名家、画展、大画册，实在太多了，我宁可抵赖自己的身份。但这在国内很麻烦，我总被不时提醒是个画家：这提醒，多有善意，也有恶意的。其实画家又怎样呢，画圈子早已人满为患，个个抱紧手里的饭碗；美术学院再这样办下去，则大陆画家怕要比小国的国民人口还要多。每次和学院青年对话，南北高校的提问都一样：或茫然无措，或询问怎样成功。学者专家则是宏论无边，热闹非常，可我不记得十年来随手翻阅的艺术杂志，有哪一页居然记得。

现在这本集子既有我的画，兼有谈论绘画的文字，与我其他集子比，总算比较地像个画家模样了，然而下笔议论，还是不安分——1985年，我曾应当时黄山油画会议的邀请，在纽约写了一篇长稿寄过去，结果弄得大家不开心。二十五后再来谈写生，写完一看，仍旧不肯装几句中听的话，仍旧老脾气。但我不想说自己讲的是真话，因我知道，太多真话不能说：不是怕被和谐，而是怕同行。

弄一场展览很麻烦的，此刻终于忙过了。开幕后，我几乎没再去过展厅：也是老脾气，不为摆谱，而是难为情。油画院远在高碑店，我要谢谢展览期间据说每天来到的陌生观众，也再谢谢二十多位帮我布展和看管的油画院同学。

2010年12月5日

油画陈丹青

杨飞云

丹青以他无师自通的才能活跃在文化界多个领域，影响广泛。近些年来，我期望的是看到油画的陈丹青，而不是一个文学随笔、文化论述、社会批评或者别的领域的陈丹青。今年，我恳切邀请丹青在中国油画院举办个展，他终于同意了，将他回国十年的部分绘画作一次小小的回顾。我很高兴，油画院美术馆全体同仁也在兴奋地为之筹备着，我想，我们都抱着同行与老朋友的热切心情。

去美国走了十八年，丹青于千禧年回国。我不知道是出于巧合还是有意的选择，千禧年的相遇不是人的愿望可以求来的。他回国这十年，正是国家高速发展变化的十年，也是丹青的人生走到盛年积累，全方位展现才情的十年。舆论总是把他放进《西藏组画》的终极成就中予以定论，可是丹青的才华是活泼的，而且很丰盛。和他接近的好朋友都知道，他有超常的学习能力，实践范围甚广，品性纯真，富有正义感。平心而论，这几十年没有哪个同龄画家能比他更活跃多彩，涉猎通达，对周围有那么持久的影响力。从我识事以来，见过许多有才能、有学问的人，可是陈丹青却有许多过人之处，在他身上我看到造物主的奇妙。由于他的才大，常常不能自我，因着他的品性端正与良知，有些可以不说的话不干系的事，他又常常去说去做，为此招来不少误解，所谓明哲自保、言多必失的古训为他所不取，这也是人们从心里对他的敬意所在。

陈丹青生长在中国最有西方文化积淀的地区——上海。年少时赶上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、上山下乡、知青运动。后因他的才能被邀请进藏，这位上海才子和世界高原上最原始的土地一碰撞，就画出了国内绘画史闪现亮光的作品。开放后被中央美院首届研究生班破格录取，后留校任教。毕业创作《西藏组画》影响全国美术界时，年仅二十七岁。1982年远赴世界现代艺术中心纽约，“美漂”十八年，读书、画画、思考、写作、听音乐，不追时潮，不昧商业，文化上虽有长期的水土不服，但却开了眼界和心性，得到大锤炼。2000年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特聘回国，后因对教育

系统的不认同，辞职，成为“北漂”，再度自主自立。可以说，丹青经历了“文革”以来一个中国人所能经历的种种激荡起伏，这对他的创作是一笔内在的财富。

若把陈丹青比作一棵优良名贵的植物，那么，由于他的出色与出众，不免被大家频频利用。近年他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上，受到文化界广泛关注，甚至音乐、电影、戏剧、建筑等方面都有他的声音。我担心他的才能和精力被众家分食，终会影响他的最后成就，可他似乎习惯了这种被移来移去的生活。现今，他已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，带着自己的根，移来移去，以他的才学与品性，本应成为中国油画界的栋梁之才，栋梁之才不作栋梁之用，是令人遗憾的事。我相信他在画外的一切涉足与积累日后终会在油画上更加显露出来。今年初春，我们请他来油画院画画，那份独有的才情被再度唤起而一发不可收拾，学生老师都为之兴奋。他从油画起家，以油画成名，最终应在油画上持续发扬精进。这个时代造就了他，他的才能属于这个时代，我相信唯有油画才能真正成全并证实他的全部才情，我们需要一个油画的陈丹青。

于高碑店中国油画院

2010年10月19日



2000年，刚刚回国。拍这张照片时，我
坐在中国美术馆大厅外的石铺地上。

归国十年

今年春，老同学杨飞云叫我给学员示范画写生，特意赏我使用带天窗的画室。带天窗的画室，究竟不同，自上而下的光罩在画布上，仿佛就能画得好一点似的。画完了，同学们要我接着画，我应承了，不料接二连三画到今秋。画室租金，老同学不肯收的，交换条件是在这里办展览，我犹豫半晌，也只好应承了。现在这些毫无意义的画可以挂上墙给我自己看看，照规矩，先得谢谢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，谢谢油画院院长杨飞云。

这些画大致分成三类：一类延续我在纽约玩弄的老花样，摊几本画册，画写生；一类是人体或肖像，老实规矩，仍如初学时，导师就是我自己；再一类是带学生出外画农民，统称“下生活”，属于革命年代落下的病，近年重拾故技，我愿攀比的对象，仍是当年的我自己——这本画集的排版以作画年份为顺序，大约可以看出我的画由稀少而渐多，也看出我的手怎样由荒疏而稍许熟练。

为什么还在画这些无聊的玩意儿呢？一半出于谦卑，因我从未确信自己把握绘画的法度；一半，说实话吧，其实是骄傲。“文革”期间，所有画家唯恐发表的创作不“革命”，现如今，又看见大家只怕手上的把戏不“当代”：真的革命画，真的当代艺术，我都佩服的，可是众人趋附的事，斜眼看去，我总不热心。如今，总算活到下笔画画不存意图的年岁了，回头想想，十几岁时初学油画的憨傻而专注，最是金不换。近年虽说画得少，却是了无牵碍，一笔笔退回初学时代的好心思，画画人像和静物，等于进了考前班——前些天，我瞧见中央美院周围停着几辆考前班的面包车，车身刷着大标语：“培养未来的大师”，我这独自开张的考前班，宗旨正相反：“回到过去，当个学习油画的初中生。”

回国定居，转眼十年了：写得太多，画得太少。荒在学院的六年固然一事无成，但我不想推说是无效的教学耽误画画；出版的集子居然能有读者，但我心里清楚，这类杂耍并不抵偿本业的荒疏，而我就此变成两个人，同时在做两件事：几乎每周，

我被各种稿约引向陌生而犯忌的话题，并在恩准的尺度内，口无遮拦；同时，偷得半日，立刻关起门来闷头画画，循规而蹈矩。我得承认，书写、言说，令我获得绘画从未给予的快意，而当闭嘴描画时，我再三庆幸画画比我能想象的幸福，更幸福。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经验：当我在写作的歧路上越走越远，回看小小美术圈的开幕闭幕，就心想，什么事至于这等兴奋呢？可是在厕所里审看新书的校样时——全是字，那么多字——忽然深感羞愧，想起以赛亚·伯林信奉的铭言：“不要有太多的热忱”。

人不免有外向或内敛的天性吧，写写画画，是在均衡这天性，抑或是一种我目前尚未了解的冲突？而绘画与写作的功效，比我想象的更差异。前者是享乐的，自私的；后者似乎迎向公众，并被赋予暧昧的责任。在凌乱的写作或讲演中，我不愿，并很少谈及艺术——眼下的空间能够诚实而良性地谈论艺术吗——独自画画时，我却像个从未写作的人，一味自私，专心致志。我知道这些画不外是重复的练习，我知道老朋友期待有一天我会画出新的“创作”，但我并不为此焦虑，也不知道何以不感到焦虑。现在这些画挂起来了，我发现自己从未度过这般歧异而分裂的十年。

两小时前，我还在黄昏的微光下描绘模特的脚趾。时间、精力与视力，被写作支离损耗了，我的抽屉寄存着好几副备用的花镜与散光镜。可疑的是，我常毫无诚意地反悔着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这样下去，会怎样呢？一群人对我说：写吧，等你的新书；另一群人恳求我，以至警告：快回到画室去！有时我会默然听取，仿佛做了错事，有时，充耳不闻。写作使我藐视画画：瞧那股匠气，那点可怜的好奇心与归属感；画画却一声不响提醒我，文字——至少，我的文字——被假想而夸张的影响，何其虚妄，唯凝结的颜料才是真实的，可触摸的。每天，媒体与稿约会寻过来，我申说繁忙，借以推脱，其实不过是躲在画室里抽烟。现在这份展览等于公布了我的隐私：诸位看见什么稀罕的把戏吗？没有。我只是在画画。

2010年10月18日写在北京画室



2007年，摄于北京，但我不记得是在哪个场合。

画作目录

2000—2003

双人体	布上油画 20×25 cm 2000 年	13
头戴小花的人体	布上油画 27×41 cm 2003 年	14
来自山东的模特	铅笔速写七幅 38×27 cm 2002 年	15
来自河南的模特	铅笔速写二幅 38×27 cm 2002 年	20
来自内蒙古的模特	布上油画 40×50 cm 2003 年	21
来自内蒙古的模特（未完成）	布上油画 101×76 cm 2003 年	23
来自内蒙古的模特	布上油画 25×20 cm 2003 年	24
来自河南的模特	布上油画 35×27 cm 2002 年	25
来自兰州的模特（未完成）	布上油画 76×101 cm 2003 年	26
来自内蒙古的模特	布上油画 40×50 cm 2003 年	29
国学研究院	布上油画 225×180 cm 2001 年	30
二道沟苦命人	布上油画 27×36 cm 2003 年	34
还乡的老军人	木板油画 27×38 cm 2003 年	35
二道沟老农之一	木板油画 26×41 cm 2003 年	36
二道沟老农之二	木板油画 26×41 cm 2003 年	37
来二道沟打工的斜眼汉	木板油画 26×41 cm 2003 年	39

2004—2005

唐太宗与王原祁	布面油画 61×50 cm 2005 年	41
来自东北的模特	铅笔速写二幅 27×38 cm 2005 年	44
来自青岛的模特（未完成）	布上油画 76×101 cm 2004 年	47
来自青岛的模特（未完成）	布上油画 76×101 cm 2004 年	49
张坊村会计	木板油画 27×38 cm 2005 年	50
张坊村苦命人	木板油画 42×53 cm 2005 年	51

2006

日本珂罗版浙江册页	布上油画 61×50 cm 2006 年	53
英俊的矿工之一	木板油画 50×61 cm 2006 年	56
内蒙古籍矿工之一	木板油画 56×71 cm 2006 年	58
英俊的矿工之二	木板油画 56×71 cm 2006 年	59
内蒙古籍矿工之二	木板油画 40×50 cm 2006 年	61
中年矿工	木板油画 50×61 cm 2006 年	62
洗净与未洗的矿工	木板油画 56×71 cm 2006 年	65
矿区的民工	木板油画 56×71 cm 2006 年	66
沉默的矿工	木板油画 56×71 cm 2006 年	69
上海美术大学女生	布上油画 56×71 cm 2006 年	73
来自山东的模特	铅笔速写二幅 27×38 cm 2006 年	74
平谷老农之一	布上油画 50×61 cm 2006 年	76
平谷老农之二	布上油画 50×61 cm 2006 年	77

2007-2008

八大山人书帖之一	木板油画 55×30 cm 2008 年	80
八大山人书帖之二	木板油画 55×30 cm 2008 年	80
日本珂罗版张旭狂草帖之一	木板油画 55×30 cm 2008 年	81
日本珂罗版张旭狂草帖之二	木板油画 55×30 cm 2008 年	81
日本珂罗版唐太宗书帖之一	木板油画 55×30 cm 2008 年	86
日本珂罗版唐太宗书帖之二	木板油画 55×30 cm 2008 年	87
来自安徽的模特之一	彩色粉笔 45×60 cm 2008 年	91
来自安徽的模特之二	彩色粉笔 45×60 cm 2008 年	93
来自安徽的模特之三	彩色粉笔 45×60 cm 2008 年	95

来自安徽的模特之四	彩色粉笔 45×60 cm 2008 年	97
厅堂版《牡丹亭》	铅笔速写十二幅 15×15 cm 2008 年	98
八大山人与王时敏	布上油画 110×70 cm 2009 年	104
中国的山川（为汶川地震捐款所画）	布上油画 188×137 cm 2008 年	106
隋代与明清	布上油画 225×180 cm 2008 年	110
宫娥三重奏	布上油画 188×137 cm 2008 年	114

2009

土耳其印象	铅笔速写十幅 20×11 cm 2009 年	119
土耳其民间舞与肚皮舞	铅笔速写十二幅 11×20 cm 2009 年	124
陇东老农	木板油画 56×71 cm 2009 年	128
陇东女孩	木板油画 56×71 cm 2009 年	129
丝袜与党龄	布上油画 92×138 cm 2009 年	131

2010

日版珂罗版唐太宗书帖	布上油画 55×42 cm 2010 年	133
淳化阁帖集善本之一	木板油画 61×50 cm 2010 年	134
淳化阁帖集善本之二	木板油画 61×50 cm 2010 年	136
淳化阁帖集善本之三	木板油画 110×70 cm 2010 年	138
日版珂罗版唐太宗书帖	木板油画 110×70 cm 2010 年	140
杨焕和女友	布上油画 92×138 cm 2010 年	143
来自青岛的时尚帅哥	布上油画 92×138 cm 2010 年	145
油画院学员在墙角边之一	布上油画 90×142 cm 2010 年	147
油画院学员在墙角边之二	布上油画 90×142 cm 2010 年	153
油画院学员在墙角边之三	布上油画 90×142 cm 2010 年	157
油画院学员与专职模特之一	布上油画 92×138 cm 2010 年	161
油画院学员与专职模特之二	布上油画 92×138 cm 2010 年	165
油画院学员与专职模特之三	布上油画 92×138 cm 2010 年	167

来自四川的女孩	布上油画 92×138 cm 2010 年	171
珍珠和宏宏(未完成)	布上油画 92×138 cm 2010 年	173
耐克鞋与高跟鞋	布上油画 92×138 cm 2010 年	175
央美温州四人帮	布上油画 92×138 cm 2010 年	177
戴眼镜的女孩	木板油画 56×71 cm 2010 年	180
圣彼得堡女孩	布上油画 52×75 cm 2010 年	181

回到写生

我的第一张油画静物	纸面油画 22×15 cm 1968 年(15 岁)	199
我的第一张油画风景	纸面油画 25×38 cm 1969 年(16 岁)	199
我的第一张油画自画像	布面油画 16×22 cm 1968 年(15 岁)	200
投考中央美院之前的自画像	铅皮面油画 14×18 cm 1978 年(25 岁)	201

面对原典

吴作人先生临摹蒲桑	木板油画 1934 年	207
吴作人先生临摹德拉克罗瓦	木板油画 1934 年	208
临摹哈尔拉莫夫《意大利女孩》	纸本油画 34×22 cm 1969 年	222
临摹米开朗基罗	铅笔素描 17×21 cm 1969 年	224
临摹契斯恰科夫	铅笔素描 18×22 cm 1969 年	225
临摹俄罗斯小说插图	纸本水粉 25×22 cm 1970 年	227
临摹柯罗	布上油画 36×48 cm 1986 年	229
临摹柯罗	布上油画 60×78 cm 1986 年	231
临摹塞尚	布上油画 78×60 cm 1986 年	232
临摹塞尚	布上油画 78×60 cm 1986 年	233
临摹格列柯	布上油画 45×54 cm 1986 年	234
临摹梵高	布上油画 20×25 cm 1986 年	235
临摹奎其诺	布上油画 183×145 cm 1990 年	236
临摹苏里柯夫	布上油画 116×80 cm 2010 年	239

2000—2003

在纽约的最后三年，我摊开画册画静物，算是对物写生，画面略有点活趣了。此前十多年几乎全靠照片与图片画画，画意僵滞。世纪初回国，适得受聘清华美院，开班授课，遂了写生的愿，其时，整整十八年不曾对着活人画画了。手生、拘谨，开初几件人体画尺幅甚至小于电脑屏幕——初到头几年，生活与工作相随大变：招生连番受阻，和体制的无效交涉，每天必到的教学，媒体邀约渐多，写作量逐年增加，兼以一年两次回纽约看望母亲，画画，完全变成业余，唯一的创作《国学研究院》是趁春节放假画成的。其间，《纽约琐记》、《多余的素材》、《音乐笔记》，先后出版了，日后收入《退步集》的长短杂稿，也在这几年写成。每出一书，我都像目击自己的堕落，真是破罐子破摔，索性少画，以至不画。唯 2003 年“非典”时期，妙极了，停课罢业，偷闲画了几幅人体画。待秋初开学，带学生去北郊二道沟小村十余日，实现夙愿，与知青时代相遇了。算算 1981 年留校后末一次“下生活”，竟有二十三年没再画过农民，头一幅开画时，战战兢兢，要是给当年的我瞧见了，必定嗤之以鼻。现在选出的几件是末尾几天所画，与我青年时代的乡村写生一比，实在可怜。但我仍然感动自喜：能在画室里画人体，多么幸福，能在村子里画农民，尤其幸福啊。



双人体 布上油画 20×25 cm 2000年